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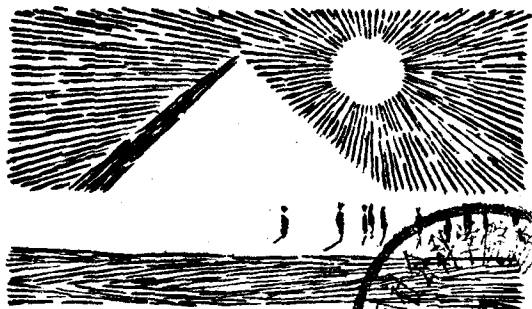
DEATH
ON
THE NILE

尼罗河上的惨案



尼罗河上的惨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官英海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南京

AGATHA CHRISTIE

Death on the Nile

尼罗河上的惨案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0000册

书号：10100·342 定价：0.73元

责任编辑：金丽文

主要人物表

1. 埃居尔·普瓦罗——比利时著名侦探。
2. 林内特·里奇韦——英国百万富翁梅休伊什·里奇韦(已故)的女儿。
3. 杰奎琳·德·贝尔福特——爱称杰基,林内特·里奇韦的女友,原是赛蒙·多伊尔的未婚妻。
4. 赛蒙·多伊尔——原是杰奎琳·德·贝尔福特的未婚夫,后与林内特·里奇韦结婚。
5. 乔安娜·索思伍德——林内特·里奇韦的女友。
6. 温德尔沙姆勋爵——林内特·里奇韦的追求者。
7. 路易丝·布尔热——林内特·里奇韦的女仆。
8. 蒂姆·阿勒顿——乔安娜·索思伍德的表弟。
9. 阿勒顿太太——蒂姆·阿勒顿之母,寡妇。
10. 科妮莉亚·罗布森——美国姑娘,范·斯凯勒小姐的穷亲戚。
11. 范·斯凯勒小姐——美国老小姐。
12. 鲍尔斯小姐——照料范·斯凯勒小姐的职业护士。
13. 安德鲁·彭宁顿——美国律师,林内特·里奇韦在美国财产的受托人。
14. 吉姆·范索普——英国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职员。
15. 奥特伯恩夫人——黄色小说作家。
16. 罗莎莉·奥特伯恩——奥特伯恩夫人的女儿。
17. 圭多·里格蒂——以考古学家身份出现的意大利人。
18. 弗格森先生——一个不修边幅的英国人。
19. 雷斯上校——一个曾任军职的英国人。

第一章

1

“林内特·里奇韦！”

“就是她！”伯纳比先生说。这位先生是“三王冠”旅馆的老板。

他用肘推推他的同伴。

这两个人乡下佬似的睁大眼睛盯着，嘴巴微微张开。

一辆深红色的“罗尔斯—罗伊斯”牌的大轿车停在邮局门口。

一个姑娘跳下汽车，她没戴帽子，穿一件看起来似乎简朴（只是看起来如此）的上衣。她头发金黄，相貌端正而露出独断独行的神气，她体态窈窕——这样的姑娘在莫尔顿这个地方难得看到。

她傲慢地快步走进邮局。

“就是她！”伯纳比先生又说了一遍。他肃然起敬地低声说下去：“她有几百万镑……打算花几万镑来重修那座庄园。要造游泳池，还有意大利式的庭园、舞厅；房屋有一半要拆掉重建……”

“她会使镇上的人赚点钱。”老板的朋友说。这人是个瘦个子，衣衫褴褛，话音里有些羡慕和妒忌。

伯纳比先生表示同意。

“对呀，这对我们莫尔顿地方来说是件大事。这是件大事呀。”

伯纳比先生对此有点自鸣得意。

“使我们大家都活跃起来。”他接着说。

“和乔治爵士有些两样。”另一位说。

“啊，是赛马害了他，”伯纳比先生宽容地说。“他运气老是不好。”

“他那座庄园卖了多少钱？”

“听说是实足六万镑。”

瘦个子吹了声口哨。

伯纳比先生接着得意洋洋地说：“他们说完工以前她还要花六万镑！”

“真了不起！”瘦个子说。“她从什么地方搞来那么多钱？”

“听说是从美国搞来的。她母亲是个百万富翁的独生女。就象电影里一样，对吗？”

那个姑娘从邮局里出来，上了汽车。

瘦个子目送她开车离去。他低声自语：

“我觉得好象全不对头——她长得那样漂亮。既有金钱，又有美貌——这太过分了！象她那样有钱的姑娘就没有权利长得漂亮。可她却是个美人儿……这姑娘什么都有了。这太不公平……”

2

摘自《每日笑谈》报社交消息：

在“大婶”餐厅就餐的人士中，我看到了美丽的

林内特·里奇韦。和她在一起的有尊敬的乔安娜·索思伍德女士，温德尔沙姆勋爵和托比·布赖斯先生。众所周知，里奇韦小姐是娶安娜·哈茨为妻的梅休伊什·里奇韦先生的女儿，她继承了她祖父利奥波德·哈茨的巨额财产。美丽的林内特目前在社交界是轰动一时的人物，谣传她有可能即将订婚。当然，看起来温德尔沙姆勋爵对她一往情深！！

3

尊敬的乔安娜·索思伍德说：

“亲爱的，我想一切都将会是美妙绝伦的！”

她坐在沃德庄园中林内特·里奇韦的卧室里。

朝窗外望过去，可以看见庭园，开阔的草地，以及远处森林的蓝色树荫。

“这地方妙极了，对吗？”林内特说。

她双臂倚在窗台上，脸上的神情是雄心勃勃，生气盎然，充满活力的。不知怎么地，在她身旁，乔安娜·索思伍德似乎有些黯然失色。乔安娜是个二十七岁的年轻女子，长着个聪明的长脸蛋，拔过的眉毛显得有点怪。

“这些时你做了这么多的事！你请了不少建筑师之类的人吧？”

“请了三个。”

“建筑师是什么样子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建筑师。”

“他们还不错。我发现他们有时不切实际。”

“亲爱的，你会很快地把他们纠正过来！你这个人最讲实

际！”

乔安娜从梳妆台上拿起一串珍珠。

“我想这些珠子是真的，对吗，林内特？”

“当然是真的。”

“你的珠子‘当然’是真的，亲爱的，可是大多数人的却并不如此。是人工养殖的，或者甚至是假的！亲爱的，这些珠子简直教人难以相信，一颗颗相配得如此美妙。价格一定贵得惊人！”

“你觉得很俗气，是吗？”

“不，一点也不觉得——纯粹是美。到底值多少钱？”

“大约五万镑。”

“这么多的钱！你不怕让人偷掉？”

“不怕，我经常戴这串珠子——不管怎样，我给珠子保了险。”

“让我戴戴这串珠子，一直戴到吃晚饭的时候，可以吗，亲爱的？这会使我快乐一阵子。”

林内特笑了。

“当然可以，如果你想戴。”

“你知道，林内特，我真羡慕你。你简直是要什么有什么。你今年二十岁，自己的事自己做得了主，要多少钱有多少钱，长得漂亮，身体很好。你甚至还挺聪明！你到什么时候满二十一岁？”

“明年六月。那时我要在伦敦举行一个盛大的庆祝成年聚会。”

“然后你就要和查尔斯·温德尔沙姆结婚了吧？对于这件事，那些可怕的闲话专栏作家已经是望眼欲穿了。他的确

是一往情深哪。”

林内特耸耸双肩。

“我不知道。我现在还不想和谁结婚。”

“亲爱的，你说得真对呀！结婚之后就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对吗？”

一阵电话铃声，林内特走过去接电话。

“喂？喂？”

回答她的是男管家的声音：

“德·贝尔福特小姐打来电话。要我接过来吗？”

“贝尔福特？哦，当然，好的，把电话接过来。”

卡嗒一响，声音来了，是一个热切、温柔、有点气喘吁吁的声音：“喂，是里奇韦小姐吗？林内特！”

“杰基，亲爱的！我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你一丁点儿的消息了！”

“我知道。这很不好。林内特，我非常想看到你。”

“亲爱的，你不能到这里来吗？这座庄园是我的新玩具。我想给你看看庄园。”

“我正想到你那里去。”

“那你就跳上火车或汽车来吧。”

“说得对，我一定来。一辆破旧不堪的双座汽车。我花十五镑买来的，有时候这车子走得很好，可是它喜怒无常。如果吃晚茶的时候我还到不了，那你就知道车子发过脾气了。再见，亲爱的。”

林内特放下电话，走回到乔安娜身旁。

“是我最老的朋友杰奎琳·德·贝尔福特打来的。我们一起在巴黎的一所女修道院里呆过。她的运气坏透了。她父亲

是个法国伯爵，母亲是美国人——美国南方人。她父亲跟一个女人走了。她母亲在华尔街投机失败，全部的钱输个精光。杰基弄得身无分文。我不知道她最近两年是怎样对付着过来的。”

乔安娜用她朋友的指甲刷子刷着她血红色的指甲。她朝后仰，头偏在一边，端详着指甲刷得效果如何。

“亲爱的，”她慢腾腾地说，“这岂不令人讨厌？如果我的朋友遇到倒霉的事，我就马上和她们断绝往来！这看起来似乎冷酷无情，但是将来可以省掉许许多多麻烦！她们老是向你借钱，要不就去开服装店，那你就得从她们的店里买最难看的衣服。要不她们就去画灯罩，或是去做印花围巾。”

“如果我所有的钱都没有了，那么你明天就会和我断绝往来？”

“对，亲爱的，我会的。你不能说我不坦率吧！我只欢喜走运的人。你会发现几乎人人都是如此——只不过她们不承认罢了。她们只是说玛丽，或是埃米莉，或是帕梅拉使她们再也受不了！‘她的麻烦事使她的脾气变得那样坏、那样古怪，可怜的人儿！’”

“你多么残忍，乔安娜！”

“我只不过是热中名利，人人都是这样。”

“我可不热中名利！”

“这原因很明显！你用不着利欲熏心，你有几个长得体面的中年美国受托人按季度给你一大笔款子。”

“你把杰奎琳看错了，”林内特说。“她不是靠朋友过日子的那种人。我曾经想帮助她，可是她不同意。她非常高傲。”

“那她为什么这样急于要看到你？我敢打赌她有求于你！”

你就等着瞧吧！”

“听上去好象有什么事使她兴奋，”林内特承认说。“杰基经常会让一些事把她弄得非常激动。有一次她用削笔刀戳人！”

“亲爱的，真够刺激！”

“有个小伙子在戏弄一条狗。杰基要他住手，他不肯。她把他拉过来摇晃，可是他气力比她大得多，到后来她拔出削笔刀一下子就刺进他的身体。那是一场最可怕的吵架！”

“我也这样想。这事听起来叫人非常不舒服！”

林内特的贴身女仆走进房来。她低声说了句道歉的话，从衣橱里取出一件衣服，然后拿着走出了房间。

“玛丽是怎么啦？”乔安娜问。“她哭了。”

“可怜的人儿！你知道，我和你说过，她想和一个在埃及工作的男人结婚。她对那个人的情况不太了解，因此我想最好去调查一下。结果查出他结过婚——并且有三个孩子。”

“你结下了多少冤家呀，林内特。”

“冤家？”林内特感到惊讶。

乔安娜点点头，拿起一支香烟抽着。

“对，冤家，亲爱的。你的效率高得使人受不了。而且你做起事来正确得可怕。”

林内特笑了。

“瞧你说的！我在世界上没有冤家。”

4

温德尔沙姆勋爵坐在一棵杉树下面。他的眼睛停留在沃

德庄园老房子的优美、匀称的线条上。没有任何东西来破坏这座房子的古老的美；拐弯过去才是新房子和增建部分，从这里是看不见的。这是一幅沉浸在秋天阳光中美好而安宁的画面。可是凝神细看，他，查尔斯·温德尔沙姆看到的却不再是沃德庄园老屋了，他似乎看见一座气派更大的伊丽莎白式宅第，看见一大片园林，看见更萧瑟的背景……那是他自己的老家查尔顿伯雷庄园，而在这幅画面的前景上站着一个人，一个金发闪光、脸蛋儿热切自信的姑娘……作为查尔顿伯雷庄园主妇的林内特！

他觉得大有希望。他没斩钉截铁地拒绝他，只不过请求给她一些时间。好吧，他还能少许等待一下……

这桩婚事简直是太合适了！他应该娶个有钱的女人，这肯定是上策；但并不是非此不可。因此他可以不必为了钱把自己的感情放在一边。他爱林内特。即使她实际上是不名一文他也愿意娶她，而不去娶个最有钱的英国姑娘。幸运的是她恰好就是个最有钱的英国姑娘……

他脑子里想着未来的美妙计划。也许弄个罗克斯戴尔狩猎俱乐部的头儿当当，把西侧的房子修复，没有必要把苏格蘭的猎场租出去……

查尔斯·温德尔沙姆在阳光下做着美梦。

5

在四点钟的时候，那辆破旧的双座小汽车停了下来，车轮压在石子路上嘎吱一响。一个姑娘从汽车里出来——她身材小巧苗条，一头黑发。她奔上石阶，猛拉门铃。

几分钟后，她给带进那间宽敞而富丽堂皇的客厅。一个牧师神态的男管家用那种特有的哀伤声调通报：“德·贝尔福特小姐。”

“林内特！”

“杰基！”

这个热情的瘦小女人伸开双臂投入林内特的怀抱，温德尔沙姆站在一旁同情地看着。

“温德尔沙姆勋爵——德·贝尔福特小姐——我最要好的朋友。”

是个漂亮的小姑娘，他想——并不真正漂亮，可是确实迷人，长着黑色卷发和一双大眼睛。他低声说了几句得体的应酬话，然后不引人注目地离去，让这一对朋友在一起。

杰奎琳扑过来——林内特记得这动作是她的特点。

“温德尔沙姆？温德尔沙姆？哦，他就是报纸上一直说你打算和他结婚的那个人！林内特，你打算和他结婚吗？你打算吗？”

林内特低声说：“也许。”

“亲爱的——我真高兴！他长得不错。”

“哦，你先别打定主意——我还没有打定主意哩。”

“当然！女王选配偶总是要三思而行哪！”

“别说傻话了，杰基！”

“可你确实是个女王，林内特！你一直是个女王。Sa Majesté, la reine Linette. Linette la blonde^①！而我——我是女王的密友！女王的心腹宫女。”

① 法语，林内特女王陛下。金发的林内特！

“你说些什么呀，亲爱的杰基！这些时候你在什么地方？你一声不响就失踪了。你从来也不写信。”

“我讨厌写信。我在什么地方？哦，我差不多给淹没了，亲爱的。你知道，淹没在各种工作里。和讨厌的女人们在一起做种种讨厌的工作！”

“亲爱的，我希望你能够——”

“能够接受女王的赏赐？好吧，坦白地说，亲爱的，这正是我来的目的。不，不是借钱。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可我是来请你帮个大忙！”

“说下去。”

“如果你打算和温德尔沙姆结婚，你也许会明白。”

林内特一时大惑不解，然后她脸上的疑云消失了。

“杰基，你意思是说——？”

“对，亲爱的，我订婚了！”

“原来是这样！我心想，你不知怎么看起来特别精神。当然，你一直是这样，但是今天你甚至比平时更精神。”

“我的确觉得如此。”

“把他的情况都告诉我。”

“他名叫赛蒙·多伊尔。他大个子，宽肩膀，十分单纯，非常孩子气，说不出的可爱！他穷——没有钱。他的确是你说的那种‘名门子弟’——可他是个很穷的名门子弟——是小儿子，如此等等。他们家是德文郡人。他喜欢乡下，喜欢乡下的东西。最近五年他在伦敦商业区一家闷热的事务所里工作。现在他们在裁人，他没有工作了。林内特，如果我不能和他结婚，我就会死！我会死！我会死！我会死！……”

“别说傻话了，杰基。”

“我和你说，我会死！我发狂似地爱他。他发狂似地爱我。我们谁没有谁，就都活不下去。”

“亲爱的，你太痴了！”

“我知道。这不好，不是吗？爱情这东西找上了你，你就毫无办法。”

她停了一会儿。她睁大黑眼睛，眼睛突然显得悲伤。她微微一颤。

“这——有时甚至教我害怕！赛蒙和我两人是天生的一对。我再也不会喜欢别人。你一定要帮助我们，林内特。我听说你买下了这座庄园，这就使我有主意了。你听我说，你一定需要一个田产管理人——也许两个。我要你把这个位置给赛蒙。”

“哦！”林内特一怔。

杰奎琳赶快接着说：“他对那种事全都在行。田庄上的事他都懂——是在田庄上长大的。他还受过产业管理的训练。哦，林内特，为了爱我，你会给他一个位置，是吗？如果他干得不好，就辞退他。可是他会干好的。我们可以住在一幢小房子里，我可以经常和你见面，那时花园里每一样东西都会变得非常奇妙。”

她站起身来。

“说，你答应了，林内特。说，你答应了。美丽的林内特！了不起的林内特！我最要好的林内特！说，你答应了！”

“杰基——”

“你答应了？”

林内特放声大笑。

“这真胡闹，杰基！把你的年轻人带来让我看看，然后我

们再商量。”

杰基冲过去，兴高采烈地吻林内特。

“亲爱的林内特——你是个真正的朋友！我早知道你是真正的朋友。你不会让我失望——永远不会。你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再见。”

“不，杰基，你在我这里小住一下吧。”

“我？不，我不住。我回伦敦去，明天我把赛蒙带来，我们再把一切都谈妥。你会喜欢他。他真讨人喜欢。”

“可是你等一等，吃了茶再走，好吗？”

“不啦，我不能等，林内特。我太激动了，我得回去告诉赛蒙。我知道我疯了，亲爱的，可我没有办法。我想结了婚我这毛病会好的。结婚似乎总是能使人们清醒过来。”

她在房门口转过身来，站了一会儿，然后奔回来，象小鸟似地和林内特最后再很快地拥抱一次。

“亲爱的林内特——没有人象你这样好。”

6

加斯东·布隆丹先生是时髦的“大婶”餐厅的老板，他不是个喜欢向他的顾客表示奉承的人。有钱的阔佬，漂亮的女人，声名狼藉的人和出身名门的人士，这些人想要布隆丹先生对他们另眼相看、予以特殊殷勤接待，那可能只是徒劳。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布隆丹先生才会慨然屈尊来招呼一位客人，陪他到一张特别的台子前面，以得体的语言和他交谈。

这天晚上，布隆丹先生曾三度对顾客表示了特别款

待——一次是对一位公爵夫人；一次是对一位贵族，他是个著名的赛马迷；一次是对一位相貌滑稽、嘴唇上留着大黑胡子的矮个子，漫不经心的旁观者可能认为这位先生光临“大婶”餐厅，并不会带来光彩。

可是布隆丹先生对这位先生周到得过了头。尽管半小时前就已经对顾客宣布没有空台子，然而现在一张空台子神秘地出现了，而且是在最好的位置上。布隆丹先生以一种无微不至的殷勤，把这位客人带到这张台子前面。

“当然，对你来说，空台子总是有的，普瓦罗先生！我真希望你能多多光临敝店。”

埃居尔·普瓦罗微笑，他记起了一件往事，那次事件中的角色计有：一具死尸，一名侍者，布隆丹先生本人，和一位很可爱的夫人。

“你太客气了，布隆丹先生。”他说。

“就你一个人吗，普瓦罗先生？”

“对，就我一个人。”

“哦，好，朱尔将为你安排一顿象诗一般的美餐——它完全是一首诗！女人有个缺点，不管她多么迷人：会教你注意力分散，食而不知其味！你会吃得满意的，普瓦罗先生，我可以保证。啊，至于用什么酒——”

接下来是有关烹调的对话，餐厅总管朱尔也帮着出主意。

布隆丹先生在走开之前停留了片刻，压低声音推心置腹地问：

“你手头有重要案件吗？”

普瓦罗摇摇头。

“哎，我是个清闲的人，”他轻声地说。“我工作了一生，稍